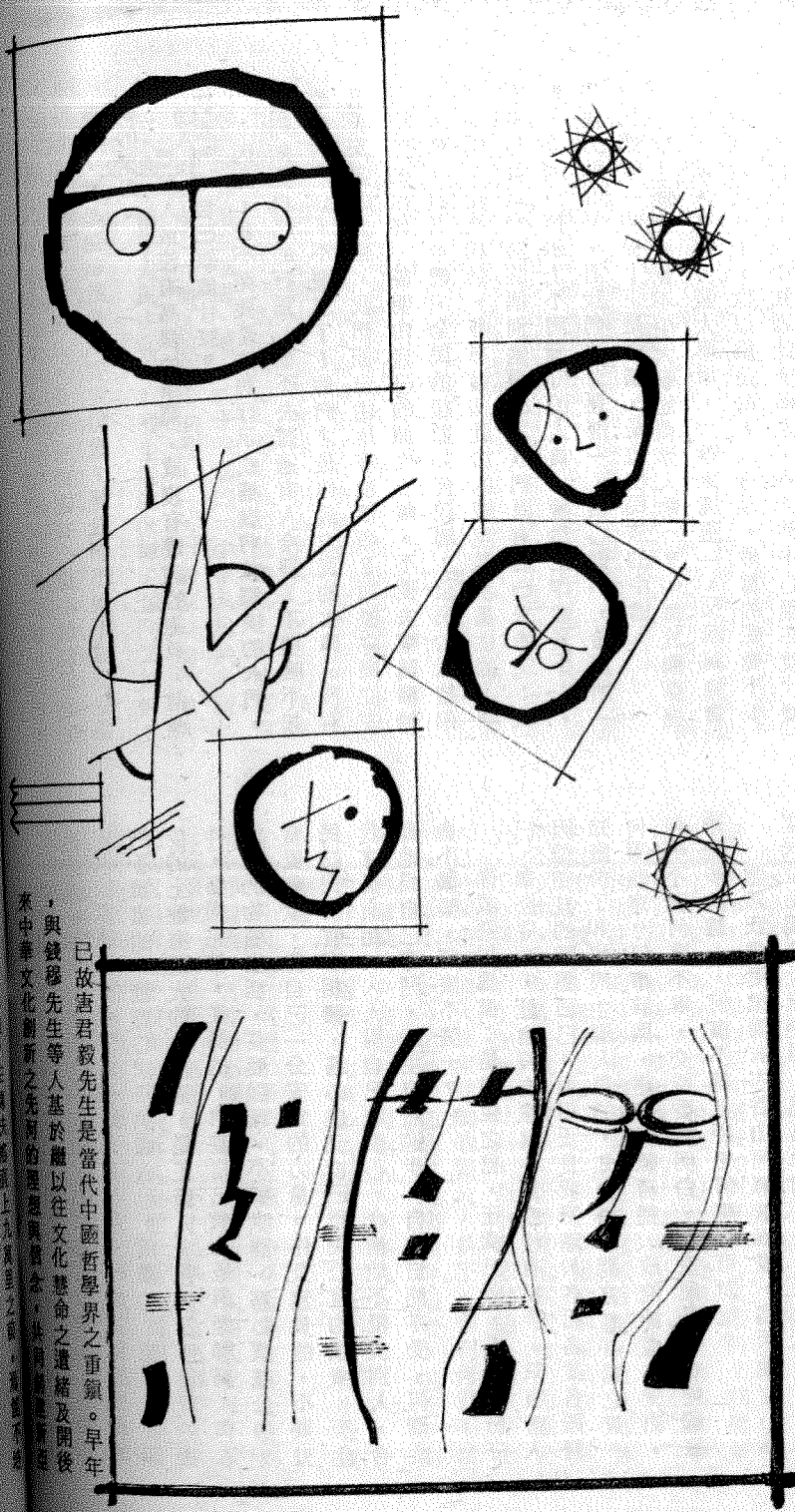


談青年「理性的自覺」應有的 認識和態度——唐君毅著 「青年與學問」讀後

李雲先



已故唐君毅先生是當代中國哲學界之重鎮。早年與錢穆先生等人基於離以文化慧命之遺緒及開後來中華文化創新之先河的理想與信念，共同創辦了復旦大學的「六四學社」，在「六四學社」的風力下，曾出版過《中國文化的本質》。

中國文化的本質

唐先生一生治學，內心頗契合儒家「對於人之異于禽獸之人性之自覺，而依之以建立人倫人文之世界」之人道精神，並以「成一恂恂儒者」為個人生命歷程中之瞻仰。

青年與學問一書所輯，大體是有關青年之讀書治學及為人方面的文字，完全以淺近的白話文鋪陳作者之心意，最主要的目的是「迫切希望青年們能發憤讀書造學問，成就他自己，以開拓中國文化之前途。」以唐先生在學問之途出入有年，深造自得而來護念提携後生，對於下一代青年理性的自覺及智慧的啟發將是無比的助益。

現在，我將依著唐先生的旨意並參進自己的體認，分三個段落來闡示青年之人生在其價值和意義上所有的認識及態度。

(一) 青年之人生

「只有青年如嫩芽初發，含苞未放。代表天地之生機，人類之元氣。」

就一日言，青年如大地初醒，曙光乍現之刹那，化生創造之生命潛流周流普遍。就四季言，「青年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自有人類以來，青年即享此獨厚之「天德」。有朝一日，其細嫩幼苗可長成蒼鬱大樹；具大鯤可化作大鵬，搏扶搖直上九萬里。既蒙此造化之恩惠，青年得以此生機流暢，呈露無窮之希望。雖然如此，「天德」並非可以永遠依賴的，時間將使它褪色老去，從此，滿懷的希望墜入「絕望」的深淵。青年唯一可恃的，則是藉此天德，依自覺的努力，而成就後天的「人德」。在幼苗生長發育過程中，焉能不承受風吹雨打等自

中國的文化精神，根本上，即重人的精神。古以天地人為三才，唯人之精神能上通於天，下達於地，頂天立地於宇宙間。

中國哲學之精神充分表現在整個文化精神中，看重人道的樹立與現世的人生。因此之故，「生活於來世」的「宗教」，未嘗構成中華文化的主流。較之西方文化，有明顯的差異。希臘時代，柏拉圖以「知人」、「知物」、「知天」為三中心，分別成就其「真」、「善」、「美」三方面極致的哲學體系；並以造物主作為彼岸與此世之聯繫而完成宇宙論的架構。後來的哲學發展，雖歷經中世紀的神學，文藝復興的復古與創新，啟蒙運動的理性自覺，可是宗教上「彼岸」與「此世」的設法溝通，一直是問題產生的焦點。

在中國，雖無明白的宗教，然而，由於人倫道德，人格修養，人文化成之智慧是其文化精神的特殊顯現，另一層意義上，則是以道德實踐代替宗教信仰，猶有一番宗教精神。中國人視作齊家之本的「孝」字，正是「人之生命精神之能返而顧念其所自生之本」發自內心尊重生命之道德情緒啊！

(二) 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與今後當表現之青年之新精神

「轉化辛亥革命以前之青年先烈之犧牲精神，為一種積極正面的各人在內心樹一精神上之崇高理想的今後之青年精神。」

從滿清專制的推翻到對日抗戰的時期，中國青年之精神可以分成四個發展的階段。

言語的溝通



編輯部

■ 美麗的语言
■ 說話的藝術
■ 會議的主持與應用
■ 談辯論
■ 口才的訓練與演講技

第一個階段，是首次廣州起義到辛亥革命，十六年間的革命精神。此階段的革命犧牲精神，是為達成革新中國，復興中國的目的。根本上，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丹心碧血，成仁取義的儒家精神」的再度發揮。

第二個階段，是五四運動前後，愛國運動與要求政治民主潮流之立憲國家公民意識的初次呈現。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壯舉。

第三個階段，是國民革命時期及軍閥，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所表現「通過理智的自覺，尋求團體的紀律，獻身主義信仰」之自覺精神。與五四運動比較起來，則為當時籠統的情感衝動和個人主義浪漫情調的覺醒。

第四個階段，是對日抗戰，遷徙至中國之西南半壁，在貧苦的，艱難的環境下而來從事民族圖存之奮鬥。其青年精神是「通過民族的抗戰事業之忠誠而表現。」

近代中國，就是歷經這四個階段的青年優良的精神發展過來的。然而，再往前看，為什麼等到這些青年化成中年，老年身處中堅分子地位的時候，再一度面臨幾乎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危機？這也就是過去之青年精神在整體發展上所必須檢討的所在。檢視過去，辛亥革命精神其本質「是消極的，破壞的，原不足擔當積極的建國大任。」五四時代，雖然帶進了西方民主科學的思潮，可是，因缺乏整體的文化意識與健全的政治意識，結果，導致當時傳統的社會結構破壞殆盡。國民革命時期，「集體的權力」的傾向，是後來黨爭與派系鬥爭的主要因素。抗戰時期，因長時間居於消極忍受反抗之態度而未能即時轉成建國，愛護文化之積極精神，遂為共黨利用而助其得勢。具

體來說，要皆為消極價值方面的用力，無法造成廣遠的影響，不僅是青年充沛生命力的浪擲，更是國家民族命脈的一大創傷。

殷鑒不遠，今後青年當圖一新精神之成長，除了「轉而積極發揚中國文化，尊重人性、人道、人倫、人文、和人權精神。」在內心樹立精神上永恆的崇高理想以外，並真知其青年精神之一直懸延不絕於壯年，於中年，於老年，以至於死。

一民族之「歷史文化」是該民族安身立命的依憑，只有涵泳在歷史文化永恆的長流中，才能體悟生命的存在價值與意義。當今日波起雲湧，「西潮」裂岸，新一代漸無力把握生命價值主軸之際，為中華文化慧命之延續而戮力，如唐先生流，其使命是深具時代意義的。唐先生嘗自述心境云「我們常講的中國文化精神，人生理想，教育理想，亦只如是虛懸在口紙上，而隨風飄蕩的。但是正因為我常有此流浪的無根之感，所以我個人之心境，在當時反是更能向上的。正因常覺一切精神理想都是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所以更想在內心去執定它。」他的孤懷獨詣當不難理解。

精神上的理想與現實的環境，經常是我們難以同時把握的，因為，「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或危機。」唐先生在告新亞書院第六屆畢業同學書中這樣說道「人必須在現實上的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而現實的泥土，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這些訓勉值得當前每一個青年徹底的深思。